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四十八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五年九月癸亥侍御史孫升言近除兩浙提點刑獄王瑜為刑部員外郎瑜在兩浙日湖州武康縣民陳德堯訴知縣韓宗堯不法瑜反送本縣施行轉運判官張璹已坐此得罪乞罷瑜除命詔瑜別與差遣仍令江

淮荆浙等路發運司鞫治以聞王瑜除刑外在八月四日并見於此璹事在七月二十四日　刑部言湖北轉運司申請和買紬絹並乞依封送二税簿條施行從之　户部言請令大宗正司具合請生日支賜宗室及宗室女職位名稱并孫所生月日及合給支賜條例闗太府寺從之

乙丑右正言劉唐老言伏見諸路州縣有自來災傷倚閣税賦候豐熟日起納今來秋稼已成竊慮官吏秉此登稔併行催索轉運司利於輸入不免督責施行伏念

間者累年災傷公私逋負不少幸茲一稔稱貸之益苦無遺餘逼於催科之嚴反以收成爲患臣今欲乞朝廷指揮諸路有倚閣稅賦合納去處以十分爲率且令催納三分其餘候將來豐熟依條舉行所貴目下佃民實獲豐年之惠容疏九月四日

丙寅户部言自今後欠負官物磨勘畢立限監催須候納及二分方闕理欠司如未納及二分及未闕理欠司遇赦並不除放從之新無

丁外艱權知開封府天章閣待制顧臨為兵部侍郎兼侍讀兵部侍郎范純禮為給事中蘇轍云云在十二月二十二日壬寅孫升亦有言　樞密都承旨龍圖閣待制王巖叟權知開封府殿中侍御史楊康國為左司諫國子司業集賢校理孔武仲兼侍講直秘閣起居郎黄廉為集賢殿修撰充樞密院都承旨殿中侍御史上官均言廉在元豐初甞為御史與蔡確鞫相州獄廉曲意附確煆煉士人陷無辜於深刑不可使居要近乃詔廉依前職為陜西都轉運使

陝西都漕十八日改除并見於此均集有兩章論廌甚詳今但從實録存其畧廌為左史在四年十月三日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再詔為給事

考功郎中岑象求為殿中侍御史蘇轍孫升言臣等近準敕舉岑象求趙屼充臺官已蒙聖恩除象求殿中侍御史竊見本臺兩院官共六員分領六察皆得言事元祐之初朝廷急於求治臺中闕員略無一二四方觀望皆知陛下勤於聽納爭效悃愊以補萬一今日監察御史併闕四員雖聖明開納之意無損於前而員闕不補中外疑惑今六曹寺監雖復閑地每

遇有闕猶未嘗不補況於人主耳目所係至重自非諱聞直言及有所壅蔽而聽其久闕實非治世之事也況六察所治事務不少若稍有弛廢則冤抑者必衆亦非先帝設官之本意也伏乞特出聖旨下本臺及兩制分舉八員陛下擇取四人用之使天下曉然知朝廷招求忠言與昔無異不勝幸甚十月十七日徐君平虞策為察院乃轍與承旨鄧温伯所舉必因轍此章乞本臺及兩制分舉故從之但實録脫遺耳九月初監察御史並闕二十二日乃除裴綸綸十月十二日罷十七日始除徐君平虞策

轍又言臣伏見唐制御史屬官皆

大夫中丞自舉及本朝舊法亦皆丞雜及兩制舉人葢以人主耳目之官不欲令執政用其私人以防壅蔽近自元祐三年六月八日聖旨指揮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並用陞朝官通判資序實歷一年以上人自是以來雖時復令本臺及兩制舉官而終無一人應格可用何者士自選人改官經兩任知縣一任通判若稍有才名多為朝廷擢用其餘碌碌無取難以復堪臺官雖或間有沉淪未見知賞然亦已少矣今法限取此人已傷苛

細而又緣此祖宗舉臺官舊法久廢不用而執政以意選用舊人之例遂以成風近日雖聖意開悟復令臣等舉官然弊法尚存方人物衰少之時實患難以應法伏乞檢臣前奏稍改近制令臺官得舉歴朝第二任知縣及通判以上各半若謂知縣資淺乞依尚書侍郎例許權監察御史所貴稍存祖宗故事不致執政自用臺官雖方今君臣相信法度可畧而朝廷紀綱不可不經久遠臣職在臺長臺中典章義當固守轍又言臣聞書稱

堯舜之德曰明四目達四聰蓋人君居高宅深其勢易與臣下隔絶若不務廣耳目則不聞外事無以預知禍福之原臣不敢復論前代請陳本朝故事每當視朝上有丞弼朝夕奏事下有臺諫更迭進見内有兩省侍從諸司官長以事奏禀外有監司郡守走馬承受辭見入奏凡所以為上耳目者其衆如此然至於事有壅蔽猶或不免今自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垂簾以來每事謹重羣臣得對於前者惟有執政及臺諫官而已然天

下之事其是非可否既決於執政陛下欲於執政之外
特有所聞者又獨有臺諫數人而已臣觀今日臺官三
員諫官二員其間非執政私人特出聖意所用者又不
過一二人孔子有言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陛
下試取此五人言行之實而諦觀之則其邪正向背槩
可見也昔漢成之世王鳳用事羣臣莫敢盡言惟劉向
王章力言其惡無所顧避皆為鳳所不喜言卒不用或
繼以死而鳳推薦其門人如杜欽谷永之流使上封論

事欽等所言皆掩蔽鳳短專攻帝失由此直言不聞漢以不競今陛下深處帷幄耳目至少惟有臺諫數人若又聽執政得自選擇不公選正人而用之臣恐天下安危之計無由得達於前而朝廷之勢殆矣惟陛下留神省察無忽臣言則社稷之福也臺官三員侍御史孫升殿中上官均岑象求諫官二員左司諫楊康國右司諫劉唐老此九月初臺諫員數九月末除裴綸察院十月罷權管勾步軍司劉斌爲秦鳳路副都總管權管勾馬軍司姚麟兼權管勾步軍司

已巳左藏庫副使趙覬特換右奉議郎與通判差遣以覬父師旦死事康州故也政目八日事

詔開封府諸科額二百三十二已撥五十添解進士今就試人多特更撥一百五十此據政目八日事增入額數當考詳七月十二日已撥五十

壬申戶部言因娶宗室女并內命婦保申授官者並不免本戶科配及第一等戶娶妻以陣亡之家恩澤授官者亦如之又請在京酒戶如不依限內納麴價錢並依外州縣催理公私所欠錢給限監理三限不足以所欠

多少定罪並從之

癸酉詔除三路外諸路轉運安撫鈐轄司三京留守司各權添差大使臣兩員充準備差遣實録中有此　吏部尚書右選官闕五百餘大使臣二千三百約四人守一闕此三選絶少故有是詔此據政目增入　集賢校理葉祖洽為考功郎中朝散大夫郭槩為刑部郎中十六日韓川云云

丙子定武軍留後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建國公謚章靖克繼卒

丁丑詔復置集賢院學士　又詔責授成州團練副使黄州安置吳居厚為左朝奉郎少府少監分司南京左朝奉大夫監常州茶稅賈青管勾洞霄宫右朝奉大夫監泰州酒稅呂孝廉管勾仙源縣景靈宫太極觀右朝請大夫監宿州酒稅呂公雅管勾鴻慶宫政目云吳居厚於舊官上降三官除朝奉少府丞分司南京許外州取便居賈青呂孝廉王子京呂公雅並管宫　中書舍人韓川言近除朝散大夫郭槩為刑部郎中按槩才識鄙下不足塵玷郎位詔槩別與差遣十二日除槩刑中　知蘄

州莫君陳為刑部員外郎　贈左奉議郎直集賢院管勾崇福宮司馬康為右諫議大夫官給葬事賻金帛有加六月四日除右司諫病不能拜八月二十四日直集賢崇福九月六日卒贈官據政目并墓誌增入紹聖四年閏二月追奪　通議大夫王端卒

庚辰刑部言請給歷品官宗室及宗女若係公之人滿四年餘人滿二年令一易以舊歷納户部檢勘關送比部看詳磨勘訖送度支檢勘架閣從之又言人吏疲懦若累有犯不可存留者具實狀體量申尚書省六曹門

下中書後省體量人吏疲懦若累有犯不可存留者送中書省若都省審察六曹門下中書後省者降等出職年限未及者又降一等降至守闕軍將者免降未有合出職名者放罷從之　賜荆湖北路封樁錢十萬貫為邊備政目十八日事

壬午御邇英閣詔講讀官讀書講寶訓宰相執政講讀記注官各賜御書詩一首上親書姓名於其後

癸未左朝散郎裴綸為監察御史尋改屯田員外郎裴綸

不知誰薦又不知何故便改屯外改屯外在十月十一日今并書范祖禹手記云元祐五年除御史辭不就

侍御史孫升言臣竊聞新除監察御史裴綸辭免除命甚堅議者皆言綸之擢用外廷不知所以被名因依夫未經試用之臣聲跡疏遠一旦為人主所知任之為耳目非緣近臣論薦則必有章奏感悟人主如唐之馬周也且觀遠臣以其所主進不以禮主或非人雖孔子猶見疑於衆人必待孟子以為之辨況裴綸言行未足以信於天下而名用未明宜乎綸辭避而不敢當其命

也御史居耳目紀綱之地以正色敢言不避權彊為職其進也豈可不自重哉伏望聖慈詳察明降召用裴綸因依付外不獨使綸有以自明立朝無愧亦所以示天下後世用人之公也　劉摯記裴綸及胡兟事云先是中旨名綸及兟為言事官輔臣面奏俟召到審察綸至一詣都堂其人亦清修之士惟蘇頌畧識之遂以綸為監察既而言者交章論列以謂人主用人固善但此二人何緣達於上聽恐岐徑一開不勝其弊乞明降薦者

章奏以公選授而綸亦懇辭故罷之終不諭以所薦又論沆嘗為瀛州學士罪惡有狀因并諭曰沆到別與差遣外議推求其端為說不一或曰綸前通判蔡州頌有子在其部犯法將敗綸力庇全之故頌密薦又曰綸居許與諸韓善近宗師來多延譽於士大夫而致之於傅堯俞故堯俞密啟或又云維所薦也沆則多謂陳衍薦之蓋嘗承受於高陽與沆同時又雅相厚也初云韓忠彥劉安世所薦皆高陽同官爾問二人皆不然按呂大防政目

十月二十五日胡䘵為宗正寺丞此即别與差遣也䘵前資當考專切措置荆湖北路邊事司言渠陽寨主李備申蠻賊犯邊借差楊晟經等掩獲有功詔與等第轉資及補軍校應該賞人其借職以下令給付身文字依陝西例又言備及監押蔡義與蠻賊凡十餘戰乞加賜予詔賜金帛有差賜金帛在二十四日今并書之

戶部言治戶煽生鐵如有隱落不盡數上歷雖未出治並許人告得實依漏稅法給賞從之新無

甲申吏部言應在任判司簿尉舉移令職官知縣人如

舉狀考第該就移其願罷任者具狀詣闕徑申所屬録申吏部以申狀到日作見闕注官承替訖許令罷任若申狀未到已有先注擬待闕人亦下待闕處促新官俟到方得罷任從之新無 詔刑部今後官員犯公罪杖巳下依赦文及有正例別無違礙者關吏部施行

乙酉吏部侍郎趙君錫為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兵部侍郎顧臨為吏部侍郎集賢殿修撰知徐州彭汝礪權兵部侍郎新知濰州周孝恭為刑部員外郎 詔知

秀州章衡知廬州楊汲並為集賢殿修撰衡知襄州汲知徐州　左司諫楊康國言五年九月二十四日竊聞朝散大夫章衡除集賢殿修撰知襄州士論喧然皆為不當謹按衡之為人汚行醜名著聞天下語其穢惡之跡君父之前不敢縷陳豈可以歳月叙遷進兼清職況郡守之寄師表千里民所取法考衡素履所至之郡識者見之莫不訝朝廷差任之失謂衡安可以化民也愚民見之則曰郡守尚爾我何為而不可哉當見夫不夫婦不婦男

不男女不女矣敗壞陛下美俗無如衡之為甚也直可屏之遠方與衆不齒陛下必欲包荒未即遐棄但可止令散宫廟與禄贍家窮年終身不可復與民政臣之區區肝膽俱露無他實恐有辱聖朝治體伏望陛下省察早賜指揮追寢新命以清朝論　詔措置河北糴便司職事令提舉河北糴便司一面管當結絶轉運司更不兼管政目同元年五月二日復置提舉紹聖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復措置司三年四月十三日罷提舉

户部言河北河東陜西鄉差衙前據投名人所得支

給等錢並減半給投名衙前除依條本户合差者長不免其餘色役並免從之政目同

丙戌黔州觀察使永興軍總管李浩降為忠州防禦使以浩前坐任熙州副都總管買諸軍交旁入中等雖會赦特有是命　刑部請依元豐敕軍人赦前逃走經恩不首者雖再經恩不得原減從之新無　户部言勘會給請給糧料院專管勾只得拖歷批勘案此處文義不明疑有訛脱餘並聽太府寺指揮仍令本寺指定依某年月日條式合

支名目則例月分姓名貫百石斛錢數行下所屬糧審院勘驗批放如係無法式或雖有法式而事理疑惑不能決者即申度支取決不得泛言依條施行逐處亦不得承受已上違者徒二年仍不以赦降原減從之　陝西制置解鹽司言應告捕獲私鹽除進價支賞外將別理賞錢如不及十斤倍之每十斤加二貫至百貫止內本路仍乞據今來所添錢只用本司錢支充從之

丁亥河北轉運判官陳佑之罷兼權北外都水丞提舉

河北糴便糧草鄭佑罷提舉照管深州并焦家山公堤道右宣德郎孫逈知北州都水丞提舉北流十月十二日又書新提舉出賣解鹽孫逈知濮州則是此日差除旋改易也當考右宣德郎李偉權發遣北外都水丞提舉東流同共提舉北京黃河地分仍那移兩河人兵物料

已丑如京使前福建路都監周士隆為左藏庫副使令吏部添差充京西州軍監當差遣坐知誠州日創建堡寨招納溪峒蠻人希冒功賞及福建罷任違條擅不赴

闗徑歸本貫故有是命　樞密院言秦鳳等路提點刑獄游師雄奏覩詣智固勝如堡體量西賊五千餘人攻毀兩堡其日烟霧不見烽火勝如堡有横空地道因此保全守據人祗有三人傷中又縁廵檢計守義執西賊四人所有智固堡四人為西人所殺廵檢王亨自合預行約束告示守據人勢力不敵即許田避管當東闗堡白遇劉文珪亦不預行隄防頗涉慢易詔王亨特降一官展一期叙白遇劉文珪各特展二年磨勘勝如堡使

臣執到西賊四人特免責罰熈河蘭岷路經畧使范育知蘭州种誼並特放罪

辛外詔前任執政官應檢舉丁憂者持服月日許通理期限其罷執政官後因事落職降官今中書省依條施行責授散官　正議大夫天章閣待制致仕楚建中卒

御史中丞蘇轍言臣近再論唐義問處置渠陽邊事乖方致渠陽蠻寇賊殺將吏乞早黜義問以正邦憲更選練事老將付以疆埸經今多日不蒙施行訪聞執政

止以臨敵易將兵家所忌為說雖知義問處置顛錯至
覆軍殺將猶復隱忍不即遣代比雖遣衡矩往視然矩
凡人未曾經練戎事何益於算徒引歲月坐致邊人肝
腦塗地臣甚惑之謹按義問所謂蓋全不曉事留在邊
上一日即有一日之害昔趙任廉頗以趙括代之則敗
秦任王齕以白起代之則勝蓋臨敵易將顧代者何人
耳今執政乃以虛文藉口終能庇之遠人何辜日被塗
炭若非陛下哀矜四方亟命賢將往代則臣恐陷害生

靈未有已也兼臣訪聞渠陽諸夷蟠踞山洞道路險絕中國之人入踐其地雖跬步不得其便昔郭逵知邵州困於楊光僭李浩從章惇自沅州入過界即敗逵浩皆西北戰將然並有敗無成者地形不便也今聞朝廷已指揮諸道發兵數目不少然將非其人臣恐既不知戰又不知守老兵費財漸致腹心之患深可慮也今朝廷欲棄渠陽然其中屯戍兵民不下數千義無棄之俾為魚肉要須畧行討定使知畏憚肯出渠陽兵民然後為

可臣訪聞湖南北士大夫皆言羣蠻難以力爭可以智伏欲遣間諜招誘必用土人欲行窺伺攻討必用土兵捨此而欲以中國彊兵敵之雖多無益然此可使智者臨事制置難以遥度也臣前者嘗以衆人言謝麟屢經蠻事頗有勞効乞行委任朝廷置而不用者蓋必有賢於麟者惟乞速遣以紓邊鄙之患至於義問決無可望幸陛下無疑也臣又聞渠陽諸夷與宜州羣蠻相接宜蠻部族衆多若與渠陽諸夷合謀作過勢益昌熾猝難

翦滅亦乞指揮廣西預行招撫雖不得其用但勿與協力亦不為無益矣

轍前奏在八月二十四日

是月御史中丞蘇轍言臣伏見大河北流經營十年以成河道每年夏秋汎溢孫村地形低下漲水東出因此張問等輩欺罔朝廷建為河北之議自是北京生靈懷魚鱉之憂日夜求遷徙之計監司守臣及敕遣使者皆言其不便朝廷亦知其難矣而去歲八月宣德郎李偉輙敢獻言欲閉塞北流回復大河力排衆議僥倖萬一

私覬功賞朝廷為之置修河司調發民夫𠜇刷役兵差文武官吏收買梢芟百㕓並舉河北京東西路公私為之騷動萬口一詞知其無成上賴陛下聖明照知利害然猶未盡罷其役始令且開減水河次因旱災令權罷修河放散夫役然修河司依前不罷李偉仍提舉東流故道後因給事中范祖禹封還敕命尋奉四月五日聖旨李偉差遣候過漲水檢舉取旨臣訪聞是時大臣面許陛下竢求得一人可代偉者即令偉罷去夫偉以欺

君動衆害及數路據法即日當誅竄以謝天下今乃遷延至此況有前件聖旨必非虚言理當檢舉施行以信大臣前說今漲已退而偉終不罷據今月三日聖旨止是依吳安持等所請候霜降水落從北外丞司相度將梁村口至孫村河身内妨礙處取谿搿掠候氷凍消釋相地形順便隨宜開導務令深闊釃為二渠臣詳觀安持等說蓋猶挾姦意覬望朝廷欲徐為興動大役之計以固權利不然但略行開撥口地則北外丞司自可辦

事自不須復存修河司仍留李偉使時進姦謀以敗大計也以臣觀之修河司若不罷偉若不去河水終不能順流河朔生靈終不得安居伏乞指揮大臣速罷修河司及檢舉前敕流竄李偉以正國法貼黄稱臣觀大河北流北京在其東軍民倉庫所在河朔之都會也昔人遠為漲溢之備於其西岸開三河門使漲水西流於空閑之地至館陶合入河身故北京可無大患今自李偉等閉空三河門築截河馬頭止水鋸牙激水東向仍於

東岸第三第四第七鋪開撥河道恣令漲水灌注北京之上今歲八月漲水東流幾與北京簽横堤平南望瀰汎五十餘里是時北京申若雨不止風不定本京必致疎虞令偉等申請皆没此目前實害而深言北流深瀛汎浸之害以為不可不存東流以分減水勢據今年深瀛等州堤防新復未甚髙厚然皆不至决溢若將來歲歲增築使與從前河堤相若加以海口深快漲水不得停留縱有水溢必不至深害雖無東流未為患也故臣

以為偉等皆妄言苟欲自便耳若不斥去則邪説無窮正論無由得伸最河防之巨蠹也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四十九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五年冬十月癸巳導河水入汴玉牒有此實録無之 詔罷都提舉修河司蘇轍又言臣近奏乞罷修河司并責降李偉尋准九月二十六日聖旨李偉權發遣北外監丞提舉東流又准十月二日聖旨罷都提舉修河司臣以

為修河司雖罷而李偉不去與不行臣言無異謹按李偉屢以姦言動揺朝廷興起大役於去年八月中獨奏稱大河見今已為二股分行然須當於第四鋪地分更行開廣河槽只得兵夫二萬於九月興功至十月寒凍時畢功因而引導河勢豈止二股通行而已亦將遂為囘奪大河之計凡偉所言大率狂妄不疑如此由此朝廷信以為實為之發兵調夫差官吏聚梢芟騷擾河北京東西三路吏民為之不聊生者半年朝廷中覺其妄

遽罷其役是時中外公議皆望朝廷立行誅竄明其欺罔以謝天下而因循不決任偉如故既而給事中范祖禹封還制書乞罷偉差遣朝廷猶復隱忍於四月五日降聖旨李偉差遣候過漲水取旨今漲水已過中外又謂陛下必責降偉以信前命而反擢授監丞仍提舉東流曾未數日復罷修河司蓋朝廷之所以罷修河司者謂回河不可復行故也回河既不可復行則偉罔上誤國之罪審矣今乃以初任知縣權發遣都水監丞則是

有罪之人更得違法進擢此公議所以不服也且修河司雖罷而李偉不去姦言時至河事變更不定河朔生靈無時得安此又公議之所以深憂也且朝廷號令貴於必信四月五日聖旨指揮者在有司今棄而不用使天下皆得竊議以謂朝廷虛設此言姑使給事中奉行制命及制命已行則棄為虛語曽不顧邺大臣何惜一偉而輕犯此謗哉臣不勝區區伏乞檢會前奏速賜流竄偉若不黜公議終不止也貼黄去年八月偉始奏乞

回河朝廷用其言差官吏兵夫收買梢芟開掘河槽築馬頭鋸牙功役至大於今觀之皆是虛費臣乞差不干礙官局一一磨算費用之實若只據此偉之流竄自有餘責而況欺君誤國臣子之大惡耶去年八月二十八日侍御史孫升言臣竊以爵賞所以録有功刑罰所以誅有罪無功而受賞則臣下不知勸有罪而不罰則姦惡無以懲此為國之大患也謹按宣德郎李偉狂妄懐邪欺罔誤國既獨奏二股回河之議有乘時建立大事之言内

挾文彦博之勢權外假吳安持之游說大臣為之搖動朝廷如是聽從力役既興公私被害既不能通行二股況可以全復大河方李偉姦言既行内外士大夫莫不以言回河為諱有識之士為之嘆息自非二聖獨斷照見欺罔權罷修河則其患害何可勝言也近日都大修河司既罷十月二日則李偉欺罔之罪益明今來朝廷不獨不行李偉之罰而又授李偉以外監丞之命如此則是無功受賞有罪不罰臣竊恐非二聖明賞罰勵臣工之

意也伏望聖慈詳察李偉欺罔之罪早賜罷黜以厭服
中外之心貼黄李偉為知已有四月五日指揮李偉差
遣俟過漲水取古惟恐一旦放罷是以日夜經營造作
故道減水之功誑惑朝廷也升又言臣近奏論李偉輕
儇小人前後欺罔乞行放罷專付北外監丞司管勾故
道竊聞李偉遂就除九月二十六日權北外監丞提舉東流孫
迥提舉北流如此則河事興役不息河北生靈困弊無
有休息矣臣深為朝廷惜之今東流故道止是欲分減

夏秋漲水果若故道可以通行則一北外監丞孫迥管勾足矣不知何以須待李偉乃能照管也臣竊聞姦臣誑惑朝廷以今歲漲水北流無患者以東流分減之功也殊不知自來專以田河為議其北流隄防全不修築昨自去秋後來朝廷稍知大河決不可回遂專令鄭佑照管北流故隄防稍稍完葺所以今秋漲水不為北流之患朝廷若將東流枉費物料工力一併修治北流向著地分處隄防高闊堅實則無深湮之患矣今年漲水

東則北京危急幾不可保南則魚池埽塌人皆寒心者良由閉斷三河置截河堤馬頭與止水鋸牙壅遏漲水北流不決又擗刺大河一向直注東岸此北京魚池所以幾決也呉安持李偉止以分減漲水有功以誑惑朝廷而不論北京魚池之危幾至不保而所費物料工夫倍於修固北流隄防之費也伏望二聖照察愚臣之言放罷李偉專責北外監丞官司庶幾河事漸有休息之期以絶北河生靈困弊無窮之患貼黄近都水使者與

本路監司相度囬奏云臣等今奉朝命只是相度逐官
所陳恐大河生淤有妨分流合如上項事理所是將來
河勢次第更有合措置事自當從有司施行臣雖至愚
竊詳所奏若本路監司見得李偉措置有十全無患之
計則不當於奏狀内聲説河勢次第更有合措置事自
當從有司施行也且知利害莫如本路監司猶不保明
李偉措置而朝廷乃篤信李偉如此深可惜也伏望二
聖照察魚池危急之際南獨京城行道之人為之寒心

而北京橫堤之外渺如江海若當時風不止雨不息則必至蹂虜北都有力之家多已遷移而獨以倉庫兵防委之試險今論者猶以李偉分減北流漲水之功上惑豈不過哉伏願二聖照察李偉輕儇小人貪冒無恥往年呉居厚誅剥京東百姓偉與有力焉今在廷豈無諳知河事老成練習之人如李偉而必須用一狂妄後生者蓋李偉憑權勢衆皆為地今若不罷李偉則河事興作不息河北生靈困弊無有休已伏望二聖以河北生靈

為念出自聖意放罷李偉吳安持吳安持與本路監司按視事在八月十二日

升又言李偉去年八月奏陳大河要切利害云今來大河已是分流即更不消開淘因昨來一決之後東流自是順快渲刷漸成港道見今已為兩股約奪大河三分已來今只得夫二萬於九月便興工至十月寒凍時已自畢因而引導河勢豈止為二股通行而已將遂為回奪大河之計今來既因擗刺東流修葺鋸牙當迤次增進一埽取一埽之利比至來年春夏之交遂可全復

故道乞復置修河司司存既正凡百悉有條理可以乘時建立大事朝廷遂以為信並依所奏施行後來耗費國家財用民力不可勝計遠近騷然河北生靈為之困弊其二股通行已即淤澱故道全復顯為欺罔上賴二聖察見狂妄遂罷修河司然建議之人一切不問李偉猶以照管故道為名依舊存留在任緣李偉係合入知縣之人既飾姦言以欺罔朝廷冒竊任使請給之類並依外監丞偉既僥倖如此惟恐一旦罷任日夜營求興

作河事不顧朝廷利害不恤國家費用不愛生靈性命
専為身謀臣伏覩近日李偉又奏請大河若不於口地
稍加措置慮致斷絶即東流遂成淤澱朝廷遂令都水
使者吳安持前去與本路監司相度吳安持等相度聞
奏仍云縱未保入冬常流次第亦未至大段淤澱豈有
任事之臣相度利害奏上之言全無一定且既未保入
冬常流則淤澱必矣豈當云未至大段此乃吳安持李
偉二姦臣為來春復興二渠之役張本也臣愚深為朝

廷痛惜之且故道河埽自有北外監丞管勾李偉若不多端擘畫興工動衆則何能久於其任故偉日夜營求作河事以誑惑朝廷臣愚以謂若不放罷李偉則河北生靈困弊無有休息之期仰惟二聖聖明無遠不察無幽不燭而北京去天庭咫尺二聖必能察回河二股不可為李偉去年八月所奏大河利害通行二股全復故道曾經聖覽從後無一可信照驗甚明二聖必能燭李偉之欺罔伏望聖慈以河北生靈為念出自聖斷放罷

李偉其照管故道自付外監丞司管勾以絶河北生靈困弊無窮之患貼黄李偉去年八月奏陳通行二股奪大河三分春夏之交全復故道皆是欺罔然依舊存留在任則萬一來春果又興二渠之役困弊公私彼將何顧惜也願二聖深察臣言早賜放罷又李偉輕儇小人貪冒無恥往年吳居厚誅剥京東百姓偉與有力焉今在廷豈無諳知河事老成練習之人如李偉而必須用一狂妄後生者蓋李偉憑恃權勢衆皆為地今若不罷

李偉則河事必興工作不息河北生靈困弊無有休已伏望二聖以河北生靈為念出自聖意放罷李偉又昨來田河之役村揚郡樊河門至今閉斷並置立暑字坊截河堤并止水鋸牙馬頭依舊存留近又於内黄第一埽第二鋪荒字號坊内修槐花村小堰一道大河水勢一向直注北京東岸日近漲水流溢北京簽堤危急幾至衝決上頼二聖德感天地風止雨息不然北京豈可復保此非大河為北京之患乃李偉造成北京之患也

北京獲存者出於天幸爾密疏有此今仍之五年九月二十三日按十月二日始罷修河司不應數日前臺臣已言密疏月日必誤或是十月二十三日今且移入十月二日後升又言臣累具奏論李偉囬河欺罔乞行罷黜終未蒙朝廷施行惓惓愚忠不能自已臣向緣奏對親聞德音謂河不可囬則囬河利害二聖固已詳知不待臣言而後知也去年李偉奏聞聖聽謂大河已奪三分顯有全囬之勢可以乗時建立大事及霜降水落則故道生塵然大臣猶主張李偉而未罷今春復興減水之役名為減水實

作田河其止水鋸牙馬頭截河堤皆田河之具也夏秋水漲之時吴安持倡言於朝謂大河已過東勢可田大臣並以為信今日水既伏槽孫村口地又復生淤李偉吴安持二年欺罔無効二聖固已盡見不待臣言而後見也臣伏念陛下明知河不可田而主議者不以為然陛下明見李偉等欺罔而主議者不以為罪如此則是大臣有所主雖人主且不可易矣此愚臣所以不避冒瀆至於再三也伏望聖慈奮獨斷之威正欺罔之罪

罷黜李偉以厭服中外之心又言臣等累曾奏論宣德郎李偉罔河欺罔乞行罷黜近日雖有指揮罷李偉北外監丞然依舊存留在任提舉東流及移那兩處工夫物料如此則名為罷外監丞其實事權依舊與不罷何異臣等伏以二聖深知罔河之為害而東流故道決不可復徒使一方生靈困弊騷擾昨來所以放夫罷役罷都大修河司皆出聖斷而李偉狂妄欺罔中外共知何獨留連而不去李偉小臣不繫輕重豈足以煩朝廷論

議而臣等所以至於再三不已者非止為李偉有罪而
不誅亦非為李偉冒竊禄仕而不去蓋李偉首建回河
之議大臣為之揺動方偉之姦言得行内外士大夫莫
不以言回河為諱及河北轉運使謝卿材河北都轉運
使范子竒皆縁與李偉異議而罷自兹以後雖有深知
河事之人皆箝口結舌無復敢言故河北之人以李偉
去留視河事之動息觀朝廷之向背若李偉且留河上
則必妄生計畫興造河事以實前說待其大敗患惡顯

然而後去固已晚矣伏望二聖以河北生靈為念罷去李偉別擇經歷老成之人付以河事不獨使河北之人有休息之望人人自安庶幾深知河事之人敢為盡言則中外幸甚罷偉外監丞當考日月政目十月十二日賈種民為北外丞或是代偉也更詳考之

是日詔導河水入汴玉牒於五年十月癸巳書導河水入汴也書並無之故附見此須考詳四年冬末梁燾奏乞復置汴口依舊引大河一支啟閉以時或移彼入此曾布日録云云合考布以五年正月二十四日自大原移河陽其年十二月二日改青州

乙未詔今次奏應舉制科日限且依舊制限十月終

權知開封府王巖叟言每年贓銅錢內支錢一千緡充捕盜支用緣逐年所支多寡不一若有餘數乞依次年額外支使從之　別試所言考校到宗室試藝業合格人左監門率府率士稷右千牛衛將軍士註令晙令璹右監門衛大將軍令剸右監門率府率叔閎右千牛衛將軍公緬詔士稷遷右千牛衛將軍士註令晙令璹令剸叔閎公緬並減五年磨勘政目云舊條並轉官奉旨士稷轉官餘減五年磨勘

鄜延路經畧司言宥州移牒稱先為定畫疆界有詔

漢界留出草地十里蕃界依數對留欲於蕃界今存留五里為草地夏國於所存五里界内修立堡鋪今擬到田牒云朝廷務敦恩信特從所乞應見今分畫界至處許於蕃界内存留五里空為草地漢界草地亦依此對留五里為兩不耕地各不得於草地内修建堡鋪從之

丙申吏部請避親法注文添入或妻之大功以上姊妹之夫及其子一十四字從之

丁酉定州言州有韓琦祠乞載於祀典從之　詔應巡

檢下土兵如願充禁軍者委監司每年分詣逐處與當職官揀年四十以下依逐指揮等樣添塡新無　右司員外郎王古為祕閣校理太府少卿太府卿李杲卿為衛尉卿衛尉卿劉忱為太府卿太府少卿程博聞為司農少卿司農少卿龎正臣知滑州呂大防劉摯以杲卿老而怠於事素賴博聞古既非彊明又不勤敏而太府事劉忱雖老猶精審故易之此據劉摯日記增入知梓州周尹為直祕閣再任再任以政目增入

戊戌秀州團練副使沈括爲左朝散郎守光禄少卿分司南京任便居住　禮部言降到空名假承務郎州助教敕齋郎補牒以千字爲號印訖發下所屬官司仍具注給降事因去處候申到給訖因依即行銷注應敕牒並置籍拘管以事因注簿訖關送吏部即行銷簿應敕牒不得下司當職官晝時交點道數實封印押收掌出牓召人進納當職官躬親書填給付具姓名鄉貫三代年甲字號及年月因依幷見在道數申吏部應敕牒如

客販賣者指定所詣州每道給公據照牒以字為合同號印押其照牒實封入遞敕牒付客名合進納人承買經州投狀依上法勘驗書填給付其照牒公據批鑿毀抹訖限兩日具姓名鄉貫三代年甲敕補牒上字號報元承受處從之

殿中侍御史岑象求言十月初七日臣近有狀論列知青州資政殿學士王安禮疏縱不檢事迹上瀆聖聰今續采訪得王安禮在任買絲勒機戸織造花隅織等匹物妄作名目差役兵般擔偷謾一路商税

上京貨賣贏掠厚利不止一次近於九月内有百姓張牙人將青州生花白隔織三百二十疋於界南頭孫師顔鄭孝孫趙良祐三人鋪内稱是城北姜殿直出賣臣體問得有青州書表司張僅見在城北蔡市橋姜殿直店内安泊是王安禮令張僅別作緣故押當疋帛前來託姜殿直貨賣妝買田貨兼買首飾綾褁售用家事其姜殿直舊在安禮門下出入安禮素來照管家富於財見開四所正店伏乞陛下特降聖旨下開封勾追張僅

及姜殿直細加劾問得見情實仍行根究妄作名目差人般運數目及謾昧沿程商稅侵擾機戶等逐件事盡法施行以懲大吏貪饕恣意不法之罪元祐五年十月初七日

右正言劉唐老又言伏聞知青州王安禮在任汙穢不法人有仇之者作賦以紀其事詭用名氏在京雕印因茲流行衆議甚洶以安禮之事迹自當窮治斥責然而造作語言中傷之事此風亦非可長若利害交惡之際茍欲償怨競為匿書如是則遞相傾危臣恐人情之間

將有不安者矣風俗所繫於此至重今日之漸寧可啟之臣今欲將王安禮事狀從臣僚上言盡理根治外其作賦雕印之人下開封府立賞告捉施行

已亥資政殿學士知蔡州王存與知青州王安禮易任存改揚州在二十一日龍圖閣待制知越州錢勰知瀛州寶文閣待制知瀛州張頡知荆南　御史中丞蘇轍言臣伏見朝廷以置渠陽軍為不便議欲棄之者乆矣然自去年以來欲棄而不得羣蠻猖蹶南邊至今為梗者何也

任非其人而棄之無術故也唐義問文俗吏耳無他才畧昔被朝廷命直入羣蠻之中欲棄此城既為蠻衆所圍用胡田之計欺詐羣蠻苟脫性命既歸不敢以其實聞凡有寇盜皆指揮不得申報朝廷不察其實而任之不替則既一失之矣及今夏以來蠻寇大作以至覆軍殺將臣屢以為言而朝廷屬任義問之意不衰訪聞大臣但以臨敵不可易將為詞終欲庇義問不恤邉人肝腦塗地之苦及今已將半年則既再失之矣今者朝廷

除張頡知荆南頡自瀛徙荆誠不為超遷然近降朝旨令單馬赴任外人始知朝廷欲以頡代義問葢義問之所以敗者闇而自用狠而失衆今頡猜險闇愎又甚於義問而朝廷復加任則又三失之矣臣竊悲湖北之人外遭群蠻騷擾不安其居内衆用三失未知息肩之所是以不避煩瀆冒進瞽言昔元祐二年朝廷除頡戶部侍郎臣時為諫官前後具頡八事乞行罷免時雖不從然用頡未逾年知其不可卒出之外任及今未幾而遂

付以邊事邊事重大又與户部不同蓋臨敵統衆兵民性命所係不可不謹竊聞大臣謂頡本貫鼎州意其習蠻事是以遣之然不知人才各有短長未必生於其鄉必善其事臣但恐頡任情恣行出於天性老而不改必致敗事頡昔為桂州經畧使始因靳吝小費終以措置乖方事具臣昔言頡入事遂致宜州夷人背叛賊殺本州兵官頡尋遣費萬全王竒二將繼往攻討率皆陷沒先帝震怒差官取勘遂落職奪官降知均州又元豐三

年除頡知熈州是時臣僚言頡天資褊躁動多猜忌頡在廣南忿爭互論州郡官吏為之不安乞賜追寢新命尋奉聖旨令依舊知滄州然則頡之不可付以邊事著自先朝非獨今日臣言之矣所有臣昔具頡入事皆非虛言並有按據謹別具録奏聞乞令大臣看詳罷頡新命或但無令豫聞邊事別擇諳練用兵之人責之成効貼黄張頡資任已深除知荆南不為過當臣今所言但以頡為性猜險所至不得衆情不可令管邊事耳從違當考

昭宣州和州刺史内侍右班副都知趙世長爲宣政使左侍禁閤門祗候東南第九將雷瑜特遣閤門祗候勒停坐託疾不赴邵州策應也　太常博士王念言近詣唐州淮瀆長源王廟祭告伏見本廟祭器形儀不中制式仍有闕數及三獻官無冠冕祭服止用常服乞諸嶽瀆見行儀制詔有司議造祭器名數及三獻奉禮太祝冠冕祭服付本廟以備祭享從之

癸丱龍圖閣待制知廣州蔡卞知越州　知荆南朝奉

大夫路昌衡直祕閣知廣州中書舍人韓川言昌衡鄙惡若以直閣領帥二三年間例為侍從繳詞不草乃詔罷館職特轉一官知廣州罷職轉官在十月日今并書 提舉出賣解鹽孫逈知濮州五月八日梁燾云云六年四月六日當考 三省言舊置編修院專掌國史實録修纂日歷元豐四年廢罷本院入史館奉行官制隸屬祕書省國史案緣史事最為機密付之祕書省未便詔移國史案就見今置局處專掌國史實録編修日歷以國史院為名隸門下省更不隸

祕書省見權著作官除改抹樂詞等及供檢非機密故事迎候車駕并輪宿依舊外只於本院供職　詔近除權付郎並依諫議大夫及待制例　户部員外郎穆衍為右司員外郎（八月二日衍以户外使熙河及今兩月餘遷右司度此時衍猶未還也十二月二十七日又遷郎中）屯田郎中陳安期知濟州安期乞補外故有是命　樞密院言禁軍弓弩箭手事藝出等如年四十以上斟力減退或年未及而偶因傷閃手足並給限半年教習不及元等者委本營將校保明當職官驗實聽

量減斟力仍不得減過本軍上等從之新無

甲辰御史中丞蘇轍言臣伏見管軍臣僚見闕三人頃者竊聞大臣議除張利一張守約陛下以為二人者皆資任淺下用之則為躐等又利一張耆之子而誠一之兄故不可用特出聖意欲用王文郁姚兕大臣既退輒寢文郁兕而進擬利一守約右丞許將既隨衆簽書而復奏論其不便因此進擬文字為聖旨所却經今一月有餘廢不復議臣竊以祖宗故事凡用管軍皆以資任

前後相壓未嘗輕有移易自非戰守功效尤異豈可超授今利一守約資淺才下別無出衆勞效而利一家世又如聖旨所諭大臣力行已意必欲進擬其爲不便不言可見許將既知其失自合與衆人公議止其進擬今乃外行簽書內行論奏反復之狀殊非大臣之體由此互相疑沮遂使差除之政廢不時舉以臣愚見實恐專擅之跡與窺伺之風交行於上浸淫不止皆非朝廷之福也況自祖宗以來以管軍八人總領中外師旅內以

彈壓貔虎外以威服邊荒職任至重豈以大臣商量未得如意闕而不補臣欲乞指揮以朝廷故事參近日聖旨非邊功尤著衆所推伏罪惡顯白世所共棄且當循資守格速加除授以允公議貼黄稱訪聞利一任定州總管日曾入教場廵按以不得軍情諸軍並不唱喏因此移真定總管據此事狀實難以令管軍其後率用守約及文郁而利一與兒不與焉王文郁以熈河蘭岷副總管除沂州團練使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仍升副都總管張守約以知涇州為昌州刺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充鄜延副

都總管乃十二月二十四日甲寅事今附此元祐五年十一月二日利一以雄州團練使知滄州尋改大名路總管知澶州五年十一月十日兕以通州團練使為環慶總管六年正月十二日十四日乙巳改涇原利一紹聖元年二月二日又除軍職尋罷之

乙巳昭宣使康州防禦使入內副都知梁從吉卒贈感德軍節度使謚敏恪

丙午朝獻景靈宮檢例看恐不合書

丁未吏部言宗室本宗袒免以下親於職事有統攝更不迴避餘親依外官法從之　詔荆湖北路見在軍前

及渠陽貫保兩寨守禦廂禁軍暴露日久賜錢有差

詔應干邊機文字並不許御史取摘此必有故當考　三省言

通遠軍申乞添置倚郭一縣以隴西為名差選人充尉

兼令簿從之　侍御史孫升言臣檢准元祐四年八月

二十八日敕據兩浙轉運副使葉溫叟言申請有廕之

人犯酒至三犯特許真決無廕之人依法斷罪外隨所

犯輕重勘令遷徙別州縣居住滿一年不再犯申所屬

施行臣訪聞兩浙西路州縣見今緣此指揮逢迎葉溫

叟意應犯私酒不分輕重盡令移鄉至有讐嫌之人多端架搆以斗升之酒誣陷良民遷徙失業道路嗟怨臣伏見朝廷向懲盧秉所立監法移鄉之弊已行廢罷今復從温叟之請使一路之人遷徙失業恐傷二聖忠厚之政况犯私酒於前後敕自分輕重有徒杖配流之法法外滋張徒生姦弊伏望聖慈特降指揮所有元祐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兩浙路所犯私酒移鄉指揮更不施行庶使一路生民各獲安堵元祐五年十月十六日奏從違當考

已酉知大宗正丞事徐君平判湖南路轉運判官虞策並除為監察御史以御史中丞蘇轍翰林學士承旨鄧温伯薦也范祖禹手記徐君平久從判公學當國時不隨子由稱其文學似龔原又虞策元祐五年十月與兩省同舉御史自荆湖運判除監察徽録大觀元年三月有策傳餘杭人轍又言新除順安軍王世安前任都大提舉河埽日差河清兵士掘井灌園雖罷知軍仍擢為京西南路都監乞追回新命下所屬按治詔世安罷京西南路都監其違法事令都水監依條施行若不該責降却與樞密院差遣

庚戌尚書省言桂州奏官員差役人充白直不足乞依舊例差舖兵士從之　殿中侍御史岑象求言臣今月七日具狀言知青州王安禮在任踰濫不法乞行根治尋蒙朝廷改差知蔡州更不推鞫其罪臣竊以為朝廷行之有所未當也何則君之取臣進退黜陟必須揭其賢否功過明示於朝此所謂與衆共之不自私於一人也今大臣有罪於法當付有司按劾而朝廷止降守次等藩郡又不褫其職名不惟在朝廷之士未之信服仍

使被彈之人以為曖昧不平歸過言者足以藏庇姦跡文飾礙行也臣竊見嚮者蒲宗孟在鄆州止因禁戢賊盜用刑太峻朝廷奪其職授以郡守宗孟戢盜峻刑比安禮踰濫不法公私之際所犯不倫而原情降罰輕重如此朝士未之信服豈足怪哉伏乞聖慈特降睿旨速行按治顯賜黜責以符天下公議五年十月十七日象求奏此象

求又言臣近者上言知青州王安禮踰濫不法及買絲配機戶織花隔織妄作名目差人般擔偷謾一路商稅

上京貨賣贏利入已等事已蒙朝廷行遣推治吏有因
縁生出事節臣並皆畧去免于連追捕别人却成勞擾
姑欲上爲清朝按舉擿逐縱恣姦貪之吏而已然臣續
又訪聞得安禮在任曾將本家錦一段并椅棹二十副
賣與公用庫大筭官錢入已兼於諸縣勾收不係省雜
錢數千百貫令曹官收掌非理費用臣欲隱而不言又
慮官錢不見均實下落被人侵欺盗用則臣有庇姦失
職之罪所以不避煩紊再具陳其事臣竊謂安禮作過

跡狀甚多又暴白如此織匹興販非止一次以致檝户
逃竄百姓沈大被非理決責枷錮出錢交還趙五以致
破壞家產本路監司無由不知顯是畏懼安禮凶狠或
被安禮以事染汚不敢舉發上負陛下委寄使一方吏
民受昏亂之弊臣不勝憤激伏乞陛下聖慈特將臣所
陳事節密付本路新到任監司或不干礙官體量果有
上件情狀即乞置司推勘盡法施行兼臣聞得王存是
安禮妻之姊妹夫見移知青州竊慮吏民畏避不敢依

實通吐更乞朝廷詳酌指揮十月二十一日象求奏此二奏並須刪修 左司諫楊康國言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竊詳諸道帥臣朝廷委之節制一路其任非輕當先謹守法令表帥列城以寛朝廷方面之憂近聞知青州資政殿學士王安禮贓狀穢跡傳播京城竊聞朝廷已賜窮究謹按王安禮昔作先帝輔臣巳坐踰違罷去今為陛下東帥又以贓汚著聞自謂姦雄不改故態顯見淩蔑公法侮慢朝廷大臣若斯可不深治閒聞封根緝興販事狀已見來歷前後不

一勘會新知青州資政殿學士王存與安禮同是謝終之壻竊恐將下本州體量必是顧情蓋庇蒙昧朝廷伏望睿明特賜指揮嚴責本路轉運或提刑司依公盡理按驗確實重賜施行以正朝廷使安禮黨與恣横不法侮玩詔條之人稍稍知懼

壬子新知青州王存改知揚州知青州在初八日 專切措置

荆湖北路邊事唐義問乞朝廷豫降約束候進兵明有勝捷即分官建築邊面詔義問候進兵明有勝捷入急

遞以聞

癸丑詔近制府監發解省試舉人經義每道不得過五百字策不得過七百字如過七分雖合格並降一等諸發解舉人依此　詔自今同文館高麗人出外買到物並檢察有違礙者即婉順留納以雜支錢給還價直若係時政論議及言邊機等文字即問元買處開封府檢奉敕條曉示進奉人到闕閤司録司曉示行人情願將物入館交易仍具姓名關本館照會監門不得阻節日

聽十人番次出館遊看買賣仍各差親事官一人隨願乘馬者於諸司人馬內各借一匹並牧馬兵士一人至申時還仍責隨馬人所往處狀進奏使乞差伎藝人教習申取朝廷指揮蘇轍具北使西使高麗使條約乞行裁酌今所具四事皆舊條約非今創立但舊日聽下節二十人番次出館今減為十人耳轍所言初不盡用故轍再言雖十人亦不宜聽出館不知後竟何如實録並以此四事為從轍之言蓋誤也今改之仍取轍言附於後先是御史中丞蘇轍言臣伏見高麗北接契丹南限滄海與中國壤地隔絕利害本不相及本朝初許入貢祖宗知其無益絕

而不通熙寧中羅拯始募海商誘令朝覲其意欲以招
致遠人為太平粉飾及犄角契丹為用兵援助而已然
自其始通及今屢至其實何益於事徒使淮浙千里勞
於供億京師百司疲於應奉而高麗之人所至遊觀伺
察虛實圖𤓰形勝為契丹耳目或契丹常遣親信隠於
高麗三節之中高麗密分賜予歸為契丹幾年之奉朝
廷勞費不貲而所獲如此深可惜也今其復至既朝廷
本欲遂絶謂當痛加裁損使無大餽益則其至必踈而

我得其使矣竊見近日已降朝旨自明州以來州郡待遇禮節率皆減舊而京師諸事未加裁定臣以謂朝廷交接四鄰莫如遼夏之重而目前所以遇高麗者其比二國多或過之非獨於本朝事有不便儻使二國知之亦為未允況高麗之於契丹大小相絶有君臣之别今館餼之數出入之節或皆如一或更過厚其於事體實為不便臣欲乞凡館待送遺並量加裁抑其人從出入即依西北人使舊例其留住日月非汴水未通仍立定

限日如此施行自不為薄也貼黃稱高麗人使見今必已至浙江路所定裁損條約乞不干省部只自朝廷指揮免有稽緩失事及至轍又言臣近奏乞裁損同文館待高麗條約除近降聖旨畧施行外有一項下節日聽二十人番次出館游看買賣止減為十人竊緣外國之懷挾姦詐情不可知許令游覽都城大則窺探虛實宮闕倉庫營房衢道所在曲折事極不便小則收買違禁物貨機密文書及作為非妄治之則傷恩不治則害事

聽之出入無一兩可舊法雖令親事官監視然而小人貪利微加贈遺何所不從其實無益若是朝廷全然不卹前事則雖日令二十人出入可也若以可為慮則止許十人實亦未便伏乞再降聖旨全令禁絶從違當考據十二月

乙未劉摯云則轍言蓋從也

乙卯新知青州龍圖閣學士右光禄大夫滕元發卒贈右銀青光禄大夫謚章敏特賜錢三十萬權知開封府王巖叟言元發卒於都城之外家無餘貲乞加優卹也

劉摯云云今附注此劉摯云初命元發與王安禮對易韓川封還元發詞頭以為病不可為帥過都門二十日不敢求覲其病無疑元發磊落有氣節每不為任事者所喜故擠逐流落幾二十年方少被眷奬有所任之而老矣若脚疾他無甚病然其志未能無所望既推頽不能支又為後生輩指點議者疑其邑邑以死也亦可哀矣

丁巳樞密院言修將官敕書成編修官都承旨劉奉世韓川王巖叟副都承旨李綬詔賜銀絹有差　自官制後刑名並上尚書省取旨者送中書不上密院事有繫邊機及軍政或本自密院畫旨下所在取當降特旨有

所懲戒者密院皆不見同知院韓忠彦具其事與三省集議凡斷獄係前項依舊上密院斷已三次議衆無異言乃同入文字十月十四日晝可施行既逾旬中書侍郎傅堯俞忽獨具奏官制行之已久不可遽改昨不曾商量吏人呈押臣以為尋常文字遂簽書然臣實昏亂不能守官乞從顯黜所有十四日指揮乞不施行内降堯俞劄子付都省堯俞即於都堂變色出語侵忠彦衆皆愕然堯俞素非好辨者衆疑其為中書刑房吏人所

誤也後數日堯俞又入劄子云都堂聚議臣實不知畧加究詰必見詣實然殊不言及曽簽書文字呂大防謂劉摯曰欽之事當與畧修潤已降指揮然欽之此舉極誤不惟使外之邪黨窺伺幸吾曹有閒亦令簾中有所疑謂吾黨欺欽之欽之堯俞字也遂改十月十四日指揮云公案係邊防者文臣上都省武臣上密院同取旨是日二十六日丁巳進呈大防言此事久來聚議恐是堯俞不聽得今改云云堯俞進曰如此則允當初堯俞欲留身

白此事大防等諭以不須留但對衆陳之可也劉摯謂堯俞既簽書文字却有所訴謂已不知直以為衆人欺謾取其簽書故劉子自云昏亂其欲留身益將就簾前嫁其欺謾之罪於衆人賴大防等曉其說而止之徐聞激堯俞使為此者實給事中范純禮也堯俞純禮於韓氏皆連親事多密洛純禮大防既信堯俞堯俞又多謀於純禮一二輩所以差除間多用洛人及韓氏姻舊云

此據劉摯日記增入十一月二日蘇轍云云可考

己未刑部侍郎韓宗道為寶文閣待制知青州尋復為刑部侍郎復為刑侍乃十一月二日今并書蘇轍云云十二月二十二日壬寅　劉摯記此事云宗道自刑部侍郎除寶文閣待制呂大防實主之初莫曉其故昨撰除目後疑其然因博詢乃知宗道有求於傅堯俞小封干大防故忽發謂衆人猝猝不能可否也蘇頌亦韓姻為此委曲者獨謾摯及許將耳宗道為正侍郎才三月摯因晚集以宗道事問大防曰何故除外任大防曰外面難得可移之人宗道已多時摯

曰宗道雖久乃是權侍郎改為正侍郎及今方百餘日大防愕曰是是然終須作待制只是差早爾摯曰不然只恁襯之不為過若比衆人即太優陸佃為正侍郎五年才得待制知潁州梁燾兩為諫議大夫又為中丞又為權尚書請郡止得待制知鄭州天下公議亦可畏不知外人如何說此差除也大防默然久之踰月宗道仍歸故官葢大防畏公議因事改前過也此據劉摯日記增入右正言劉唐老言臣伏覩貢舉條制考進士試卷以四場

工拙定去留高下竊詳此法葢以分經取人有多寡幸不幸之異故使程文均取更不分經考校然而主司以其四場通定之文復於去取議論所主不一或以經義或以詩賦或以策論各隨習尚互為升黜緣舉人所繫利害大者在於得失而高下又其次焉須其去留高下之間二者分為約束如治平以前詞賦取士則去留主詞賦熙寧以後經術取士則去留主經術其論策二場惟以品第高下今旣經術詞賦别成兩科須理各有所

主治經者必以義對為先作賦者當以章句為重臣欲乞將治經者以大義定去留詩賦而兼經義者以詩賦主取舍策論止於定髙下不預去留之例依舊更不分經考校如此則主司議論既各有適從士子得失亦不誤所習伏乞朝廷詳酌施行從之家疏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得旨在十一月二日今并此舊録十一月二日右正言劉唐老言請治經舉人以大義定去留詞賦而兼經義者以詩賦定去留並以論策定高下仍依舊分經考校從之按元祐密疏唐老以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奏此十一月二日得請今並取唐老全疏及十一月二日指揮附此又以上官均一疏具列於後

殿中侍御史上

官均言臣竊見朝廷近縁臣僚上言頒行貢舉條制治
經之人以大義定去留論策定高下詞賦而兼經義者
以詩賦定取舍經義論策定高下新制一出士大夫皆
以為朝廷不復更取經義策論學者相語以專事詩賦
不須考閱經史蓋以進士應舉以得失為重高下次之
今以詞賦定去留則學者必盡力於詩賦以幸有司之
選何暇以高下為計邪臣竊觀今次科場以兩科均取
進士府學試經義者纔十分之二以利害計之將來學

者必皆趨習詩賦天下之士皆應詩賦而有司又執新制以定去留臣恐自此學者為文誦書惟一意於詩賦不復治經閱史探考義理之學歷代成敗之跡雖試義問策僅如昔時帖墨耳竊以朝廷昨來復添詩賦蓋縁自改經義以下學者茍簡不該他書不曉聲律故令兼習詩賦與經義並行以四場通定去留高下非薄經義而尊詩賦如朝廷之意欲甲抑經義當時又豈復以經義為第一場又以四場通定高下去留耶言者不知朝

廷之意乃欲潛消經術專進詩賦黜理而尚詞遺實而
取華不亦過歟臣竊聞太平興國八年太宗下詔曰進
士舉人只務雕刻之工罕通緗素之學不曉經義何以
官人宜令禮部貢院特免貼經只試墨義二十道較其
能否以定黜陟天禧元年魯宗道言進士所試詩賦不
近治道諸科對義惟以念誦為工罔究大義真宗曰前
已定進士兼取策論諸科能通經者别加考校至和貢
舉條詩賦論策四件並上上為第一等三件並上次以

上一件中上為第二等上二件上次以上二件中上為第三等下熈寜四年罷詩賦以經術時務義理文詞通定去留髙下由此觀之自祖宗以來固欲兼用詩賦又以策論通定去留髙下未聞專以詩賦去留也而言者以為治平以前詞賦取士則去留主以詞賦熈寜以後經術取士則去留主以經術又以為緣不分經考校故當時定四場通取之制不亦過歟言者以為主司以有四場通定之文所主不一各隨習尚互為升黜臣以為

學者所習各有所長四場程文各有優劣惟所主不一
取其優長故無遺才雖各隨習尚互為升黜又何害耶
今就專以詞賦去取若賦不合格則經義策論雖精深
閎贍不可復取如此則博學能文之士所失多矣又詞
賦之學最為難工治平以前學者久習精者猶鮮況新
復此科進士尚以病聲為患文理疎畧非前日之比況
專以詞賦去留不免彊取疎繆之文以應法充數則是
詩賦雖繆以法而不得不取經義策論雖精以法而不

得不黜黜其所可取取其所可黜實非朝廷取士求才之本意伏望依元祐二年條制以四場通定去留高下庶使無失人之弊又言臣昨具奏論科舉條制不當專用詩賦去留乞依元祐二年指揮以四場通定去留高下未嘗施行臣竊以朝廷之務莫重於建官建官之原莫先乎取士取之有術則天下之士知所學而不流於淺陋取之非其道則學者日趨於卑近而以苟得為意夫士之所學以知道為主而文辭次之知道所以

立己燭理所以應務能文所以達意此三者士之所學不可偏廢也朝廷自熙寧未改經義以前祖宗相循以詩賦策論取天下之士詩賦取其雅麗清新協比聲韻以文辭為主策論取治經習史曉達世務以知道燭理為本以此四者參定去留高下故天下之士泛觀博習以求應選不敢專一技以希幸得故歷朝以來名臣間出勲德相望代不乏人者良由取士有法未聞以詩賦專定去留也夫法之所取士之所向法之所黜士之所

捨今以詩賦去留天下之士則為師者惟以詩賦為教為友者惟以詩賦為習父以詔子兄以詔弟無不一出於詩賦是天下之士惟文辭之為習不復治經閱史研究理致講求世務雖有經義策論殆為虛文爾十年以後新學後進漫不知有義理之學風俗日靡入於卑陋淺薄固非細累國家列聖相繼升平百有餘年教化涵養歲積日靡士之所學宜益純正士之所習宜益成就今乃偏尚詩賦潛消義理之學非所以奬養而成就之

也仰稽祖宗之制則非順下原學者之心則非便又非朝廷近年兼用詩賦之本意伏望陛下詔執政大臣審計得失追改新制以正取士之法天下幸甚均後疏稱以十一月二十六日上前疏今并附劉唐老建請之後更不出其月日

庚申講書終篇賜御筵於東宮宰臣執政講讀修注官預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五十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五年十一月壬戌開封府推官王詔與知真州孫賁兩易其任孫賁即文彦博私記所云與韓忠彦交結言路者易任不知何故當考據蘇轍論冬温無氷詔實坐失入徒罪故罷府推 四方館使隨州防禦使張利一為雄州團練使知滄州十月十三日可考 先是九月間三省密院

共議以張利一張守約為軍帥進擬既允因有宣諭曰聞王文郁有邊功好作軍職吕大防曰實如聖旨若將來更要人即到文郁緣令歷任九次皆未及二人也并諭及姚兕亦聞忠實可用退批聖旨而許將揣上意即不書字密具論列謂利一者誠一之弟刑人之家不可親任請用文郁於是三省密院奏知為簽書不圓未可施行後二日簾前請許將劄子諭曰方疑此差除却得許將文字不若别商量遂罷既而外皆喧傳籍籍不一

劉摯謂此事失於無所執持義當再進大防須分明辨理云此係聚廳商量衆人元無異論不委将有密啟如此如近日傳堯俞已簽畫過文字施行之後却不肯認亦依隨改之摯恐朝廷日輕綱紀浸廢欲以此語大防而不敢深言之不能無嫌也利一事令日再進欲依向日所擬上猶疑之遂以利一為正任知藩郡皆大防徇人無所執持故也　延福宫使寧國軍留後入内都都知勾當皇城司張茂則再任　給事中范祖禹言太祖

時以聶崇義所撰三禮圖畫於國子監講堂伏見太常博士陳祥道專以禮學所進禮書一百五十卷比之聶崇義圖尤為精密乞送學士院及兩制或經筵看詳如何施行請付太常寺與聶崇義圖參用詔送兩制看詳以聞

御史中丞蘇轍言蘇轍劄子稱二日令附本日臣竊謂執政大臣所以代天理物範儀百辟陛下選於羣臣特舉一二人而用之其任可謂重矣臣竊見近日管軍闕人諸執政共議欲度越資級用張守約張利一此二人者才

品俱下其實不允公議陛下一見知其不可而右丞許
將即於簾前自破本議諸人退而進擬雖渉專恣而將
陰入劄子意懷傾奪外議沸騰以為大臣相傾頃所未
有昔公孫宏與汲黯同議奏事及至上前即背其說令
狐峘陰受楊炎請求而公奏其事或為清議所鄙或為
朝廷明主所黜臣知其漸不可長即行論奏曾未幾日
復聞樞密副使韓忠彦欲取中書舊斷官員犯罪公案
事干邊防軍政者樞密院取旨諸執政俱無異論各已

簽書被旨行下而中書侍郎傅堯俞徐自言初不預議為衆所欺求付有司推治與忠彦更相論列謹按祖宗故事文武官斷獄一出中書取歸密院盖本院官吏欲分奪中書重權實為侵官然已經簽書徐知不便以見欺自觧若其他軍國機務事有得失皆以此為辭豈不誤國臣竊見陛下以至仁至公臨御天下雖海隅蒼生罔不知化而執政大臣務為傾奪紛爭無復禮義何以朝夕相規其餘諸人目覩其非皆以事相牽制不能糾

正若非陛下特辨此二事曲直使知所畏憚此風浸淫
朝廷何賴焉臣官在執法知而不言臣亦有罪惟陛下
特賜裁斷孫升三章附二十七日
癸亥草土曹諭等乞以先臣佾遺表恩澤二名併授與
孫女夫黄持一官理選詔依前降指揮初諭等累以佾
遺表奏陳乞持官不行後又乞以二名併授太皇太后
終以異姓撓法不許四年七月二十九日
甲子環慶路經畧司言寧慶州戍守保甲乞免今年冬

教樞密院言陜西縁邊事勾抽戍守保甲頗見勞費詔提舉永興軍秦鳳等路保甲司指揮應縁邊事差出本縣界保甲特與免今年冬教内一都保差出人及一半已上者其餘雖不差出縁係畸零不成隊伍亦與免教仍各具免教州縣都保人數申樞密院　先是許將以臺章居家待罪内降將自辨劄子云臣初與衆議不合進呈日亦言不可退而進擬亦不敢簽書即非變本議今既掐人言乞行罷黜是月初四日甲子進呈臺章及

將劉子呂大防叙差除利一事云許將元無論止曾言恐超資密院再檢有例遂將上若一人未同豈可以進呈將止是迎合反覆臨時觀望却非有傾奪之意諭曰記得上来時將曾言不可料亦無他大防又言臣等踈拙承人乏而已其為無補實皆知罪然亦不至作姦衆人論議不同乃是相濟劉摯因曰古人以為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若人人相順從却不是好事但得各有公心雖小有不同而公言之是乃同歸于善也此乃劉摯日記增入

乙丑門下後省言重禄人因職事取受財物及係公人於重禄人因本處事取受人財物故放債收息及欺詐不滿一百文徒一年一百文加一等一貫文流二千里一貫加一等共受併贓論徒罪皆配鄰州流罪五百里十貫配廣南家人有犯減正身罪二等坐之正身知情依本法其引領過度者減受贓人罪二等徒罪皆不刺面配鄰州本城者依別條罪輕者杖八十若許而未得減本罪一等徒罪鄰州編管十貫配千里即便借及買

貫有剩利并賒欠各依取受法還訖事發減五等罪止
杖一百並許人告即不枉法應配廣南者配千里應配
千里者配鄰州應配五百里及鄰州者並依地里編管
應編管者免告重禄法雖不枉法應減編配並準格給
賞能自首給賞亦如之並候事狀明白日報所屬限三
日先借官錢代支後以取與引領過度入家財充不足
者除放告重禄法賞錢徒罪五十貫流罪一百貫配廣
南二百貫從之新書並同或可削御史中丞蘇轍又言轍劄子稱

五日令附本日臣近面奏樞密副使韓忠彦改易祖宗舊法取官員犯公案事干邊軍政者樞密院取旨諸執政各已簽書被旨行下而中書侍郎傅堯俞徐自言初不預議為衆所欺求付有司究治與忠彦更相論列臣竊謂大臣傾奪忿爭無復禮義非朝廷之福乞明辨曲直使知所畏尋蒙陛下以臣言付三省而堯俞忠彦皆晏然不以為畏臣竊惑焉謹按舊法官吏犯罪斷在中書刑政大柄非密院所得專祖宗分職治事各有分限惟元豐

七年十月十四日聖旨應緣保甲事元係樞密院降指揮取勘及保甲司乞特斷公案令刑部申院今年七月七日聖旨應樞密院降指揮下所屬體量根究取勘者亦令刑部申院取旨據此二條令樞密院得専斷官吏已係侵紊官制然猶止言元係本院所行及指保甲一事令忠彦縁此遂變舊法志求侵官既已不直而堯俞雷同簽書自知失職謂衆見欺求賜推治使衆人誠欺堯俞則衆誠有罪使衆誠非欺而堯俞以自觧豈得無

過臣備位執法既劾其事陛下試下臣章若皆無過則
臣爲妄言安敢逃責若果有罪二人豈可默然而已哉
方今二聖聽政幃幄之中謙恭退託委政於下當此之
時大臣側躬畏法避遠權勢猶恐不及今乃以貴故輕
易臣言臣忝御史長官朝廷風憲所在輕易臣實有輕
易朝廷之意臣恐綱紀自此廢壞伏乞再下臣章使各
以實對臣非敢自重所以重朝廷也 十二月末轍又論斷罪條
丁外轍又言臣聞人才不同明闇異宜剛柔異禀人君

總覽多士無所不收隨其所長皆可施用惟有傾險小人見利忘義不媿反覆公行背誕一有此心無施而可寘之列位猶且敗羣久在近輔豈不害政故在周易有之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而孔子贊之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聖人遺戒百世不刋臣今月二日面奏尚書右丞許將近因進擬除管軍臣僚與同僚初無異議及至上前窺伺聖意賣衆自售退而陰入劄子情涉頗僻乞降聖旨明辨曲直使知所畏憚將自知過惡彰露上章

待罪臣博采公議皆言將陰狡好利出於天性自居要近此態不衰久留在朝所害必衆況今二聖聽政幃幄萬幾決於大臣若事干軍國要務安危所係而將每於共議輙先符同臨事覩變徐施詭辨以要大利則腹心之地自生機穽其誰安意肆志爲國謀事衆人危懼皆不自安伏乞因其所請早賜施行以厭公論

戊辰渠陽奏捷此據劉摯日記增入其詳具十一月丙午

已巳詔勿受傅堯俞韓忠彥許將乞解機務章奏此據御集

及政目政目不載許將

庚午四方館使果州防禦使姚兕為通州團練使十月十三日可考

壬申御史中丞蘇轍又言臣近奏論傳堯俞韓忠彥許將三人事內堯俞忠彥以職事忿爭至相論列失大臣之體臣備位執法理當詰問令既杜門請罪陛下矜而貸之臣不敢更加彈奏惟有許將先與同列共議進擬管軍臣僚及至上前窺見聖意即背始議以求希合退

為除目若將不同亦當明言於衆俟別日再上取旨今乃陰入劄子以傾衆人用情險詖意不由公而與堯俞忠彦得同押入視事公議驚怪以為罪既不倫而例蒙恩貸衆心不伏若使將每事先且雷同及至簾前伺候上意徐乃異論以為忠直則今後誰敢安意肆志為國謀事况今太皇太后陛下聽政幃幄皇帝陛下恭默自養當此之時左右前後冝得重厚正直之臣託以心腹寧使靖重椎魯有不及事之憂不容陰邪險躁有相傾

奪之害今將之為人見得忘義頊自擢居丞轄常欲賣
衆自售包藏禍心遇便輙發今幸社稷之靈因此一事
使臣早發其姦陛下若又包涵不忍斥逐使之久在政
府萬一事有重於差除管軍利有大於臨害同列將得
伺隙竊發以要大利臣雖欲効愚忠言已無及矣伏乞
陛下為社稷遠慮除此佞人以弭中外之患臣蒙被聖
眷擢冠言路若見姦而不擊則負陛下多矣鈇鉞之誅
所不敢避貼黄稱許將前後奏對外人本不知之緣將

自以為功對其親舊稱述有胡宗回晁端彦二人為臣
具道子細盖將之輕脫如此又貼黄稱唐令狐峘為禮
部侍郎宰相楊炎屬峘為故相杜鴻漸子封求宏文生
峘謝使者曰得公手書峘得以識炎不疑書送之峘即
日奏曰宰相迫臣以私從之負陛下不從則害臣帝以
詰炎炎具道所以然帝怒曰此姦人無可奈何欲殺之
炎苦救貶衡州别駕本朝至道二年李繼遷衆萬人冦
靈州上召宰相吕端等出手詔付之曰靈州孤絶救援

不及賊遷猖獗未就誅夷令各述利害來上時上有意棄靈州既而悔之吕端奏曰張洎不過希陛下意欲棄靈州耳及洎奏上果引漢棄造陽朱崖事勸上上怒以其奏還之謂吕端曰張洎有奏果如卿料已還之矣古令明主所以深惡臣下反覆希合者為其借公議行私意所懐深嶮不可測知不早除去誠貽後患故也　侍御史孫升言臣近同中丞蘇轍面奏執政大臣專恣不務協心廢國紀綱其事寖多不可滋長内差除管軍一

事中外傳播日久實傷國體臣等職在風憲官為耳目
上負國恩方二聖高拱仰成之時是輔相一德同心之
日而尚書右丞許將預議廟堂明見可否既知除命未
允固當執議不回而乃陽則聽從陰有窺伺迎合上意
變異前言自謂獨持至公欲使過歸同列反覆貳心何
異市井傳聞對衆宣言意在收恩掠美臣竊以管軍之
臣乃人主爪牙所以自衛雖推擇之議當參詳於執政
然除授之恩必使歸之人主今許將上乃迎合主意中

則傾覆同列下欲收恩爪牙大臣懐姦如此朝廷何所賴焉伏望二聖詳察早賜處分　又言竊觀自古姦臣皆以貪利忘義不信不忠為國大患蓋貪利則必忘義不信則必不忠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厭未有不信於朋友而能忠於君父者也許將昔年成都買金已彰貪利之名今日廟堂賣友足見忘義之實既不忠於同列安能忠於陛下乎方今二聖至誠待人天下之事付之五六大臣治亂安危之所繫苟容姦臣在其中非社

稷之福也伏望聖慈辨之以早去之不疑　又言為臣之義善則稱君過則歸已故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内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則是歸美於君不為已有者乃大臣之事也廟堂之論軍國之機漏露宣泄患害隨之不可不謹故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謹密而不出也則是國論可否謹密不出者乃君子之幾也今尚書右丞許將為陛下股肱心膂之臣所與共

天下之事同心一德者不過四五大臣而已況差除管軍為國重事必須累經三省樞密院聚議固非出於一日倉卒之間也若一人議論不同則無由進擬於上且張利一姓名既已經進擬之後許將方反覆異論不簽除目獨入文字乞不降出假使許將之言一出於己雖不免賣友面欺之惡名然猶當稱美於人主使環衛爪牙之臣知歸恩之地又況聖語先有宣諭許將方從而反覆則元不出於許將本心而出於陛下聖意明矣今

許將乃自以為功對衆宣言漏泄國論收恩掠美以為已有内則璟衛爪牙外則搢紳士大夫莫不宣傳其說乃至胡宗回晁端彦董達其言於御史中丞則是張利一差除本末良由許將漏露自誇所以中外人人詳知也臣謹按許將身為大臣面欺同列漏泄國論收恩掠美既不能歸美於君失大臣之義又不能謹密不出亡君子之幾懐姦反覆不信不忠何以任二聖股肱心膂之託乎伏望聖慈省察臣心檢會前奏早賜施行則天

下幸甚　殿中侍御史上官均言請六曹寺監編集體例各分門類令吏部删修右選條格左選置選人名籍詔吏部詳度以聞均集有全章今但從舊録存其畧　殿中侍御史岑象求言秀州嘉興縣民數千詣縣訴水災知縣王岐王簿王旗不為收接因此百姓喧閙致踏殺四十七人本州又減數申監司仍庇護令佐歸罪百姓詔王岐王旗先次衝替并秀州干繫官並令本路提點刑獄司取勘具案以聞　三省言元祐五年秋季入流一百二十八

人四年秋季入流一百三人五年比四年多二十五人
令以前次科場大禮奏薦轉員換授人數以三年分為
十二季酌算内一季約一百五十四人有竒并元祐五
年秋季入流一百二十八人合為二百八十二人後以
身亡致仕刺配改歸田里勒停丁憂尋醫侍養假滿落
籍分司及叙用服闋尋醫等叅部人比折外其事故多
二十一人　詔開封府司録檢校庫人户抵當滿二年
不抽依條估賣依四抵當所例　詔臣僚曾賜金帶後

至不該繫者在外許繫政目同元豐五年正月二十九日又四月二十七日又紹聖元年十一月十二日又崇寧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四年二月十三日大觀二年五月十七日當并考

甲戌提點河北西路刑獄張商英為江南西路轉運副使提點永興軍路刑獄孫亞夫為比部郎中比部郎中錢曜為河北西路提點刑獄泰寧軍留提舉醴泉觀李珣知邢州從其請也給事中范純禮駮珣錄黃詔珣與小處政目十八日李珣與小處當考蓋緣范純禮駮奏也劉摯日記十八日給事中范純禮駮珣錄黃令亦附此

詔河北罷撫養回易錢河東陜西撫養每季

申都省此據政目十四日所書增入當考河北又注三州當并考　是日御史中丞蘇轍侍御史孫升同奏臣等今月二日面奏尚書右丞許將近因進擬管軍臣僚前後議論反覆希合聖意傾害同列盖其為人見利忘義難以久任執政乞行降黜尋奉聖旨未以臣等所言為然臣等竊以明君用人順已者未必喜逆已者未必怒要在察其誠心所從來而已今許將與同列商量進擬皆無異言及至簾前因聖意宣諭即時附會意欲以此自竊守正之名而臨同列

於不忠欺罔聖明固結恩寵而已伏惟二聖睿知清明
照見羣下情偽動推至公必不以順己為悅將之嶮詖
中外共知今所以遲遲而不決者正由當時進擬之初
衆人議論可否之實未達於上前爾臣欲乞指揮宰臣
以下詳具於是何月日商量進擬管軍臣僚當時何人
以為可用何人以為不可用仍具可否之語自後直至
進呈之日凡更幾次商量并具有無可否之人若許將
於前商量之時無異議但於簾前探測聖意徐為異同

則其反覆傾險更無可疑自當責降若將從初實有異議而宰臣以下不俟僉諧直便進呈則事屬專恣亦合有罪如此推究而將與宰臣以下率皆無過則臣等職在耳目而誣罔大臣瞽惑聖聽國有常憲所不敢逃伏乞出臣前後章疏盡付三省施行但令將及宰臣以下及臣等一處明受責罰則中外釋然而公議允矣況二聖臨御以來本以公平無私深服天下令豈以一許將之故坐失衆望臣等區區志在為國振紀綱辨邪正惟

陛下裁察貼黃稱許將不簽書者乃是簾前進擬後來不簽除自別入劄子即不見未進擬以前將曾有無異論

乙亥尚書省勘會通判舊許舉選人改官自熈寧元年因臣僚上言磨勘人數壅併并令權罷昨來却許通判奏舉致令來復有待次改官人數稍多詔通判每歲合舉改官人數權改作奏舉職官仍自元祐六年正月一日為始候改官待次人稀空令吏部具狀申尚書省

丙子詔來年正旦權罷大慶殿朝會

戊寅左朝議大夫寶文閣待制新知荆南張頡被命至

國門求覲未及對暴得疾卒　按臺諫章疏方垂簾而對者帥臣不與焉恐此乃誌頡墓者妄言傳因之當削去

措置湖北邊事司奏言渠陽道路梗塞日久差管當公事官佘卞與統制諸軍胡田有勞乞

賜推恩詔胡田特遷六宅使佘卞特改宣德郎餘人分為三等內功効尤異別立優等保明以聞　専切措置

邊事官并本路轉運使及應在軍前官員使臣歸明班

行等各等第賜銀合茶藥諸軍并召募効用人賜錢有差　詔監臨主守以官物私自貸而會恩者元犯罪至死配本州不至死計贓五十匹者鄰州編管　正議大夫致仕李瓛之卒

已卯御史中丞蘇轍言臣竊見尚書右丞許將賦性姦回重利輕義昔在先朝所至不聞善狀及知成都貪恣不法西南之人所共嗤笑還朝未幾擢任執政中外驚怪不測所以是時諫官范祖禹吳安詩皆論將忝冒不

可用之實不幸祖禹安詩繼罷言職故令將叨竊重位遂至今日臣自備位執法常欲為陛下除此佞人但以未有所因言無從發今因其商量差除管軍先與同列共議畧無異言及至上前探測聖意違背前說上以布合聖意下以擠排衆人人之無良一至如此正是市井小人販賣之道而寘之廟堂之上久而不去使貫得此便自謂得計見利輙發則其所賊害漸不可知故臣至此力言其惡而不知止也且臣自今月二日面奏劄子

言傳堯俞韓忠彥及將三人將自知罪惡有狀即先待罪然端坐東府不返私第朝廷不遣一人畧加存問恩禮至薄前後五日方畧遷居及堯俞等倉卒就第朝廷方一例遣使押下將亦畧無媿恥隨衆視事都人指笑以為口實其貪利無恥至於如此今陛下但以曾經任使雖有過惡終欲蔽之曾不念朝廷名器皆祖宗所付畀而以私一許將乎伏乞檢會臣前後所上章付外施行

丁亥刑部言犯外界青白及顆鹽一兩杖八十一斤加一等過徒一年十斤加一等一百斤皆配五百里本城一百二十斤絞再犯杖鄭州編管再犯徒一犯流皆配本城結集徒黨持杖興販依興販物法一百二十斤皆絞即非興販者二分以一分定罪罪止流三千里罪至流配本城二百四十斤配五百里本城親入外界博買者不以首從及興販非興販一斤徒三年三斤加一等四斤配千里七斤配二千里並本城十斤配廣南二十

斤絞以上並許人捕罪至死者奏裁從之新舊並同或可削

御史中丞蘇轍侍御史孫升殿中侍御史岑象求監察御史徐君平同奏臣等近奏論尚書右丞許將因進擬管軍臣僚議論反覆意在傾奪前後章疏除已蒙降付三省施行外皆留中不出凡臣轍所上四章臣升所上三章臣象求所上三章臣君平所上一章凡將平生貪猥之迹與今日背誕之情畧盡於此矣而天聽未回中外傾望疑陛下有欲保全之意臣等竊惟二聖聽政不

出幃幄令日事體與祖宗不同祖宗親決萬幾廢置在己雖使左右或有姦佞亦未能妨害大政然或不幸有之按驗有實即皆逐去以令日太后仰成大臣皇帝恭己淵默將之險詖情狀已露而猶遲遲不決此臣等所以憤悶而不能已也令御史與諫官相繼上章若非公議所嚮勢不能爾言已出口義無中輟若非許將罷去或言者得罪必不徒止也惟陛下稍紆聖心畧賜鑒察檢會前後奏請付外施行

戊子二十八日輔臣晚集議陳安民事是日早中書出一奏狀欲差安民詣河北東西府界沿河與州縣同括民間冒佃河灘地土使出租衆已簽圓劉摯留狀白衆曰此一事大擾須三二年未可竟徒為州縣鄉耆河埽因緣之利數十州百姓有驚騷出錢之患呂大防曰此項年亦曾為之漕司令以兩河歲計不足須當取此以助其費摯曰括田取租固未敢言不可但恐遣使不便不若下轉運司令州縣先出牓令河旁之民凡冒佃河田者

使具數自首釋其罪據頃畝自令起租嚴立限罰若限滿即差官同河埽司檢按重立驗民受賄條法如此亦須年歲可見次第今朝廷專遣使臨之其弊不可勝言大防曰甚好待別議行遣此據劉摯日記增入陳安民當考是何官資又不知別議後竟如何當并考六年四月六日安民以軍器監丞為利州路轉運判官此時或在軍器監為丞